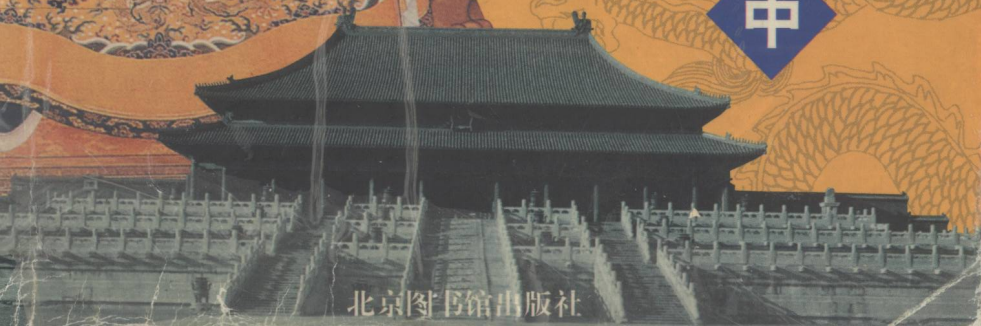


大清帝国最会耍手腕的
皇帝，大清王朝最会选人用
人的帝王。

雍正皇帝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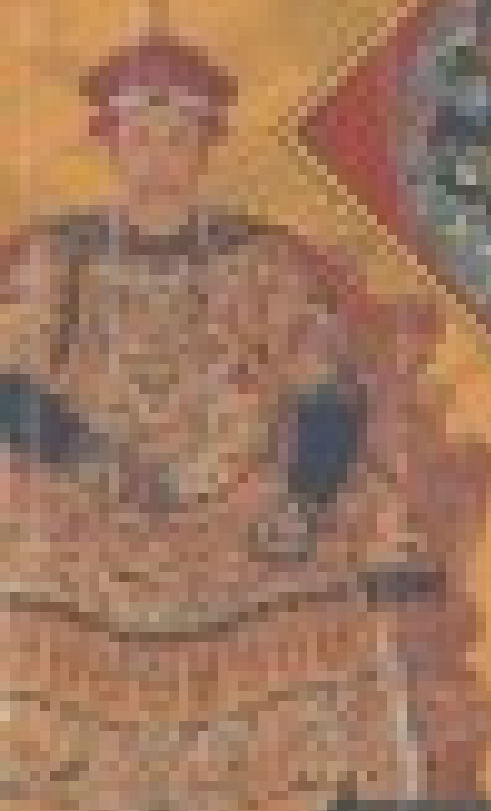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大清帝國最優秀的
皇帝——大清王朝最偉大的人
物——雍正

雍正皇帝

中



雍正皇帝



“他最惨，由第二名降为副榜倒数第二名。”

“佟国维身为主考官怎能容许八阿哥这样做呢？”

“不容许也没有办法，榜已经发了。佟中堂去找八阿哥论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据属下报告，两人并没争吵，佟中堂铁青着脸回到住处躺了一天。”

“考生砸贡院的牌子，冲击贡院，殴打考官是怎么回事？”曹寅又问道。

“佟中堂与八阿哥没有争执，我估计这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过去了，佟中堂消消气也就算了，至于其他事回京之后由皇上论理。谁知发榜三天之后，我正在贡院处理一些琐事，猛然听到院外人声鼎沸，正准备出去观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一名随从慌慌张张跑进来拉起我就向后跑，说有数千名考生前来闹事，贡院的牌子都给砸了，正向后院冲来。后来才知道领头之人就是邬思道。他得知更动了名次，便煽动滞留在金陵的一千多名考生前来闹事。幸亏江苏巡抚张自德及时带兵赶到驱散考生，才没有酿成大的暴动，但贡院已被糟踏得满院狼藉，为首之人邬思道及十几名闹得最凶的人全部被抓。”

曹寅沉思片刻问道：“阅卷评定名次是在贡院中进行的，对外保密，没发榜之前考生是无法知道名次的，邬思道从哪里得知更动名次的消息？”

“曹大人，即使无人外泄消息，也没有不透风的墙，发榜之日自然是有人哭来有人笑。对于落榜之人当然不从自身找原因，不是埋怨出题太偏，就是猜测有人从中舞弊，如果有人从中吹风点火，这些饱受经书熏染、承蒙诗礼训教的书生也会做出非常事来。发生考生罢考与闹事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了，只是

没有这次规模大、影响广而已。”

“那么你认为佟国维有没有收受贿赂从中营私舞弊呢？”

这话令施世纶十分为难，他想了想说：

“在下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不敢妄加猜测。”

曹寅又紧逼一句：“在八阿哥要求更改名次时，你有没有询问他如何得知佟国维有受贿行为的？是否证据确凿？”

“我问了，但八阿哥不愿意讲。他说回京之后向皇上奏报，我也没有执意询问。”

曹寅沉默一会儿，呷口茶，又问道：

“施大人了解邬思道这人的底细吗？”

“原先并不知道，事发后才从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得知邬思道是浙江人，家境十分富有，此人博学多才，在地方也小有名气。别的则一概不知。”

“那么此人现在关押何处！”

“据说在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待押，一旦事有定论再作处理。”

曹寅又询问了一些细节，便告辞离去。

多日来佟国维一直坐卧不宁，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皇上一定会追查南闱考生大闹贡院的事，万万没有想到，这钦差会来得如此之快。更令他坐卧不安的是钦差竟是曹寅，这可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他平日里只忠于皇上一人，与外臣也极少交往，像佟国维这样的一品官，又是皇亲国戚，曹寅都不主动结交。因此，两人关系十分平常。

佟国维恼怒儿子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也恨自己一时手软心软接受别人的贿赂才做出这些蠢事。事上没有后悔药，

现在必须想办法应付曹寅的访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如何搪塞曹寅呢？

佟国维正一筹莫展，忽然下人来报，说门外有两个和尚求见。

两个和尚？佟国维一愣，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挥手：

“不见，让他们快滚！”

传事的随从刚转身走开，佟国维又喊住了他：

“慢，让他们进来吧。”

文觉和性音进入客厅，见佟国维的神情沮丧，态度也不友好，并不放在心上，径自坐了下来。

文觉率先说道：“佟大人，皇上派曹寅来金陵的用意你已经明白了，不可再耽搁下去了，让张长庚放人吧，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佟国维背着手，来回踱几步，忧心忡忡地说：

“万一曹寅追问下来怎么办？他向我要人，我给不出人如何向皇上交代？”

文觉答道：“佟大人，钱我们花得不少，该赔的也都赔了，该送的也都送了，事情闹到这个后果再不放人，让我如何向朋友交待？再说事情办得如此糟糕，只能怨佟大人身为主考却当不了胤祀的家，也不是我们的错呀？”

佟国维气得哼了一声：“别说那点东西，宫中的御用品我见得多了，我府也不缺，不是看在四阿哥和我儿子的面子上，说什么也不会收你们的東西。”

“可你毕竟收了。”性音淡淡地顶了一句。

“我也不是没有为你们出力，若不是胤祀从中作梗——唉，

如今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佟国维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性音看一眼文觉说道：“让考生到贡院闹事的主意也是佟大人出的，万一审讯起来邬思道经受不住拷打和盘托出，倒霉的只会是佟大人，请佟大人三思。”

佟国维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只是让你们煽动一下考生在贡院门前围坐争吵要求重新考试，给胤祀施加压力，然后把邬思道的名次给提进前十名，谁知——”

佟国维没有说下去，又缓缓坐了下来。

文觉叹息道：“我们并没有把给他疏通关系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只想凭个人真才实学挤入龙门。”

“既然他个人那么自信自负，你们何必多此一举呢？”

文觉看着性音，性音忙解释说：

“他父亲虽有些家产，但祖上几代人从来没有读书做官的，希望在儿子身上实现当官的梦想。虽然邬思道对今科十分自信，但他父亲却不这样看，认为儿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对科考无望，这才肯花大钱四处拉关系为儿子疏通疏通的，他父亲只是暗中为儿子找门路，并没有向邬思道透露半点信息。发榜之日见自己名次那样低，很不服气。我们也不相信，来向佟大人询问情况，你授意我们让考生闹事，我们便把这个意思向邬思道透露一点，谁知这小子一呼百应，把事情闹大了。我等也没有想到会有此后果，早知如此，何必——”

文觉见性音说得太多，便打断他的话：

“佟大人还是把邬思道给放了吧，曹寅问起来你把责任全部推给八阿哥。只要你不说我们不说，曹寅纵有天大的本领也

查无对证。佟大人在官场上已经几十年了，怎会被这点小事难倒呢？”

佟国维冷静地考虑一会儿，对文觉说道：

“我马上派人去找张长庚，令他放人，但你们也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佟大人尽管说——”性音急忙说道。

“你们立即把邬思道带走，最好不要回到他的家乡，找一个偏僻的寺院让他住下来安心读书，等过了风头再出来参加科考。凭他的才华，不求任何人也会榜上有名。”

“可如今的科场上实在是——”

佟国维打断了性音的话：“今年的例子你们还不明白，官场也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腐败，皇上也还着力整顿吏治，清理腐败。话又说回来，人情也是难免的，如果有可能，邬公子下次科考，我仍会尽力帮助，不过，文觉大师最好直接找四阿哥帮忙。倘若邬公子今科到北京应试，四阿哥为主考官，也许不会有这样尴尬的事。”

文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他还是忍住了。

佟国维送走二人，再三告诫他们要带邬思道到偏远的地方躲避起来，并告诉他们不得向任何人提及走门子的事，否则，倒霉的不仅是他佟国维，还有四阿哥。

等到文觉与性音走后，佟国维踌躇片刻，便喊来心腹吴文山，悄悄告诉他：

“你立即去找张长庚，传我的口信，先把姓邬的那小子两腿废了，然后派人送到夫子庙，那里有人接应。”

吴文山刚刚离去，就有人来报，说曹寅来访。佟国维吃了

一惊，稍稍镇定片刻这才出门相迎。二人来到室内，佟国维便以攻为守地问道：

“曹侍卫是奉皇上之命来查问南闱举子闹事的吧？即使曹侍卫不来，我佟某也会查明真相将此事上奏皇上的。既然曹侍卫来了，那再好不过，省得我佟某人有一口难言，有苦无处诉了。”

曹寅只好应付说：“佟大人也有难言之隐？好好，尽管说来，我老曹代你传给皇上。”

佟国维立即诉起苦来。

“曹大人，你我跟随皇上多年，皇上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今年用我们这些老臣负责科考，这是对我等的信任，但南北二闱又各委派一位皇子，明着说是锻炼一下皇子，实际是让皇子们监视我们这些老臣，说到底，是皇上对我们的猜忌与不相信。北闱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这南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让我老佟心寒。我虽然是主考官，实质上是分文家也不当，否则，怎会惹出今天的祸端来。如今事发了，又想把屎盆子往我老佟头上扣，真是有口难言呀！”

曹寅哈哈一笑，“有哪些难言之隐，慢慢说来，我会如实奏与皇上，圣上也是明白事理的人，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的。哪怕是皇子，皇上也会秉公而论的。”

“好，曹侍卫是奉命调查南闱科场一案的，我就把事情经过说与你听，请曹大人评定一下，究竟是谁的错？我自奉命任主考以来就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坐卧不安，吃睡不宁，这是为国家挑才，岂能有丝毫差错？否则，上愧于君，下愧于民。可以说每做一件事都反复思忖，并与施世纶和八阿哥等人商量，

不敢有丝毫懈怠。特别是来金陵之后，谢绝一切亲友往来，唯恐为了老关系而徇情枉法辜负了皇上的龙恩。就这样，从开考到批阅试卷排定名次，每一步都慎之又慎，始终以‘公平无私，选拔真才’八字作为行事准则，自认为对得起天地良心，无愧于皇上宠信和百姓所望。”

说到这里，佟国维长叹一声，老泪纵横：

“哪里知道老臣的一片苦心全部泡汤了！就在发榜那一天，老臣才从属下报告中得知施世纶与八阿哥瞒着佟某把我等事先排定的名次全部打乱了，他二人重新排定了名次。不错，那前十名是佟某亲手排定的，但也是反复审阅试卷并和他们两人一同商量后才定下来的。是我代笔，但代表我们三人的意见啊，如果他们二人有何不同见解应该当面向我说明不能这样做呀，我心中该是何滋味？为官多年马上都要进棺材了，还从来没受过如此窝囊气呢！曹大人可以去复查一下，我所排定的前十名试卷都在那里，如果其中有一份徇私情不够格的，我老佟愿搭上全家性命。相反，施世纶与八阿哥私自改动的名次则是名不副实，自从放榜之日就遭到举子非议责难，最终闹到考生不服，群起而上砸了贡院的牌子，把整个贡院闹腾得乌七八糟，几位考官差点被打，我老佟不是有两名随从抬走，如今只怕葬身黄泉了。可气可叹呀！”

曹寅见佟国维说得天花乱坠，丝毫也找不到一点破绽，心里道：想从这样的老滑头那里找出他的不是那是比登天还难。只好假惺惺地说道：

“如此说来，真让佟大人受委屈了，我一定把佟中堂的委屈奏与皇上，但曹某想了解一下肇事的经过，请佟中堂详细讲

一讲。”

佟国维立即委屈地说：“嗨，整个闹事经过我哪里知道！逃命还来不及呢，还有功夫管那么多？只是后来听说有一千多人，乱轰轰的，也不清谁是主谋者。”

“曹某听说抓住一个姓邬的书生及十几个领头的，有没有这回事呢？”

“抓住十几个人倒是真的，听说押在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有没有一个姓邬的我不清楚，我一直没来得及问起呢。至于这十几个人是不是主谋就难说了，这样的事是违反大清律例的，主谋者自然明白，怎会再直接参与闹事呢？我以为抓住的这些考生不过是科考落榜者，受人怂恿蛊惑罢了。”

曹寅知道在佟国维这里耽搁下去毫无意义，什么也得不到，便直接说道：

“佟大人，曹某想去见一见被抓的十几个考生，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去张长庚那里？”

佟国维哈哈一笑：“既然是曹侍卫相约，岂有不愿意之理？我也正想去见识一下这落榜者有哪些怨愤呢。”

张长庚接到吴文山的密报后，立即派人行动起来，先废去邬思道的双腿，然后派人送往夫子庙交给性音与文觉带走。

张长庚为了不引起怀疑，又从被抓的十几个人中挑选几个罪责轻微的释放几个，如今关押处仅剩下七八个人。

张长庚刚刚派人做好这几件事，就接到属下报告，说佟大人与曹大人前来拜访，张长庚立即把两人迎到府内。

三人分宾主坐定后，佟国维先开口说道：

“张大人，曹侍卫奉命来查访南闱科场案，他想见一见被

抓的几个肇事者。”

张长庚会意，急忙说道：

“回曹大人，所抓的十几个肇事者经过审理都是被怂愚者，没有一个是主谋，虽然他们闹得较凶，但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的过错，我已经将几个罪责轻微的人给释放了，如今只剩下几人，如果曹大人想见一见，那就请吧？”

“听说有个姓邬的举子是今科闹事的主谋，我想见他一人就可以，他如今在哪里？”

张长庚故意装作糊涂的样子说：“有个姓邬的举子是主谋？下官怎么没有听说？曹大人从何处听说的？下官仅知道所抓的十几人中有姓邬的也有姓吴的，经过几番审讯，下官倒觉得姓邬的年轻不谙世事，只是顺从别人起哄而已，并无多大过错，下官早已着人把他放了。相反，那个姓吴的举子十分刁蛮，砸了许多桌椅，罪责较大仍在关押之中。”

曹寅一听，也懵了，究竟是姓吴还是姓邬他也没有事先问清。事到如今只好先去见一见这几人，问一问闹事的起因经过。

三人来到关押闹事举子的地方，张长庚派人把那姓吴的举子带上来，曹寅上下打量一下这人，三十多岁，人长得也十分潇洒，只是态度十分傲慢，令他十分不悦。

张长庚说道：“这位是奉皇上之命前来调查闹事的钦差大臣曹大人，你把闹事经过及主谋者供出来，曹大人会酌情处理，减轻你的罪责的。”

姓吴的举子冷哼一声：“没有什么好交待的，今科举子闹事根本没有什么主谋，纯是偶然而发，是考生对科考排定的榜

上之名次不服，为什么事前排定的名次在发榜前一天突然更改，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考官收了人家的钱财徇情枉法？国家挑才讲究的是真才实学，公平竞争，为何舞弊科场？请钦差大人明察舞弊内幕为天下考生讨回公道！”

佟国维转向曹寅：“曹大人，你说我委屈不委屈，皇上不知详情一定责怪我办事不力惹出此番风波，下边的这些考生也不明真相，认为我这考官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收人钱财、改了名次呢。”

曹寅十分失望，他定了定神，一拍桌子说道：

“大胆刁民，批阅试卷排定名次都是在贡院内秘密进行的，岂能容外人知道，你如何知道排定好的名次在发榜前一天被改动了，这话是从何而来？快快从实招来。”

那姓吴的考生哈哈一笑，笑得曹寅莫名其妙，也十分恼火，立即怒喝道：

“你不如实招供，还笑什么，再笑连命也笑掉了。”

姓吴的考生止住笑说道：“钦差大人，学生笑你明知故问，大人已经承认了排定好的名次在发榜前一天被改动了，这说明考生聚众滋事不是无中生有。既然有如此腐败的考官，就说明我等滋事是对，不然钦差大人何以从京师赶来追查此事呢？学生认为钦差大人此行不必把查问重点放在我们这些考生身上，我等是不平则鸣，是为朝廷肃清科场腐败讨回公道，决无有意滋事与朝廷为难之意。我等苦读十年书，学得满腹经纶就是为了售与帝王家，通过公平竞争入仕为官，为国为民出力。请钦差大人认真查一查收受贿赂、随意更改名次，践踏挑才纲纪之人是谁，将这入奏明皇上严加惩处，并诏告天下，让天下读书

人明晰真相。否则，天下学士寒心，认为官场腐败，吏治废弛，科场弊窦丛生，再加连年涝灾不断，倘若有人振臂一呼，大清必将重步前明后尘。”

“住口！”

曹寅哪容他再说下去，大声喝斥道：

“狂妄书生，口出狂言，如此危言耸听，煽动人心，聚众滋事，还说不知谁是主谋，我以为你就是主谋，就是这次闹事的策动人。”

曹寅忽然意识到自己这样说有些不妥，于是更换口气，缓缓问道：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何处得知更改名次的消息呢。这是科场秘密，是不能轻易泄露出去的，既然在发榜后你等知道了更换名次，说明有人知道原先排定的名次，是谁告诉你等原来的名次顺序呢？”

姓吴的书生理直气壮地说：“古语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既然有人如此做了，必定会被人知道，何况已临近发榜之日，有关系的考生也早已从中打听到自己的名次，这在我朝已经早有先例，也算不得违反法纪。如果钦差大人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就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了。莫非大人有意为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之人开脱罪责不成？皇上派大人来查问此事也不过是掩人耳目？”

这几句话问得曹寅十分狼狈，他本来就不擅长辞令，一紧张，反而无言以对。

佟国维心中暗暗高兴，向张长庚使个眼色，不慌不忙说道：

“曹大人，这位姓吴的书生说得也有道理，请曹大人认真查询一下为何更改名次的原因吧！如果这样查问下去，只怕是一无所获呀。”

曹寅见佟国维面露得意之色，不动声色地说：

“佟大人，不见得毫无所获吧。”

佟国维也不软不硬地回敬道：“既然曹侍卫对这姓吴的考生如此感兴趣，那就认真讯问吧，希望曹侍卫能够有所获，早早向皇上奏报查询结果为我佟某人洗刷委屈。”

曹寅不想与佟国维纠缠下去；又对姓吴的书生说道：

“你等读书之人，虽然满腹经纶，但做事莽撞，思考问题不够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问题太片面了，也太偏执了。倘若原先排定的名次本身存在问题，后来发现不妥及时给予更正——”

曹寅猛然意识到自己这样说不等于直接指责佟国维营私舞弊或者办事不力吗？但话已出口就无法收回，立即补充道：

“当然，我这样说只是个假设，也是为了劝戒你等读书人遇事冷静，万万不可凭意气用事或受他人鼓动。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葬送了大好前程不说，也可能搭进身家性命，甚至累及家人。”

曹寅边说边侧目看看坐在旁边的佟国维，见他气得脸色十分难看，也感到自己这样直接挑明立场可能更加不利办案，也知道从这些被抓的考生中问不出个所以然。佟国维是何等人，张长庚又是他的门生，他们师徒沆瀣一气，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只怕此行是杨柳开花——毫无结果。

曹寅让张长庚派人把姓吴的考生带下去，自己也告辞离

去，决定到八阿哥那里询问一下，看看能否抓住佟国维的什么把柄，让这位不可一世的中堂大人也稍稍收敛一下。

曹寅拱手告别，佟国维却冷冷地说道：

“曹侍卫怀疑佟某营私舞弊，随意排定名次，那好吧，佟某随曹大人去贡院一趟，当场审定那些试卷，请曹大人评定一下优劣。不然，我佟国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钦差大人有如此偏听偏信之心，如何做到一碗水能够端平呢？只怕见了皇上又不知怎样添油加醋诋毁佟某人呢！如此心思与做为也被任命钦差大臣，只怕有辱钦差之名呀！”

曹寅知道自己随佟国维去贡院审定考卷，受辱的一定又是自己，他知道自己斗不过佟国维，但也毫不示弱地说：

“请佟大人放心好啦，佟大人评定的名次与试卷和后来改动的名次与试卷，我曹寅都要带回京师请皇上审阅，至于是非功过、有无舞弊现象请皇上裁定。我等应该相信皇上的英明吧？”

曹寅说完转身离去，佟国维望着曹寅的背影把牙咬得咯咯直响。

张长庚有所顾忌地说：“曹寅不是一般庸才之辈，又是皇上最为信任之人，此行只怕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佟国维见张长庚有所胆怯，为他壮胆说：

“你不必担心，我佟某做了近四十年的官，任主考也不止一次了，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他查不出什么。没有真凭实据，仅凭猜测和蛛丝蚂迹想搬倒我佟国维还没那么容易！”

胤祀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次被皇阿玛任命为南闱副主考是他极力争取才得到的，

也是他第一次奉命做事，他希望能够在今科的主考工作中做出一些令其他阿哥刮目相看的事，至少不能比四阿哥逊色，以此取悦皇上，在朝臣中，在皇上心目中树起威望，将来好和其他几位年长的阿哥争锋。

那么，如何才能在科考中显示出自己不同一般呢？就是严明考风考纪，最好能抓住几例科场舞弊或行贿受贿的案子，那样就可大做特做文章了。

真是上苍有眼，就在发榜前两天，忽然听属下报告，主考官佟国维收受贿赂为一位姓邬的考生走门子，据说这姓邬的考生是四阿哥介绍给佟国维的。

胤祀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令属下人核实清楚，寻找证据；另一方面，到贡院翻阅试卷，查找姓邬之人的试卷与名次。嗨，果然有一姓邬的考生，叫邬思道，位居第二，他仔细审阅一下邬思道的三份考卷，确实做得不错，让他排在第二也没有什么不可。胤祀高兴的心又失望了，他反复寻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做点特别的事，如何能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呢？何况出击的对手是佟国维与胤禛，一个是威望崇高的权臣，一个是受皇阿玛厚爱的阿哥，通过这件科考案搬倒他们，自己就会名声大振，至少也给众人一点颜色看看，表明我胤祀的过人之处与胆略才华。

哼！不是我胤祀有意与你老佟和老四过意不去，是你们与我过意不去，故意留有把柄让我抓。

主意打定，胤祀才找来施世纶，鼓动他站在自己立场上更改名次，认定佟国维受贿舞弊。施世纶自己认为个人资历浅，根子软，没有搅进这场纷争。胤祀仍自作主张更改了名次，他